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勸堂文集

顧家相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勸堂文集

藝

堂

文

鐘

甲子七月羅振玉

署題



# 序

吾浙學派越中為盛自阮文達提倡風氣通  
經之士雲集茲舉會稽顧鄭鄉先生尤為一  
邑之魁宿一傳為古生先生再傳為祖香先生  
皆舉孝廉能文章有聲當世勸堂太守為祖  
香先生之弟承父兄之教早掇科第以縣令分  
江西歷宰劇邑其官萍鄉也手訂書院規程  
分六門以課士躬親講授份份身有鸞湖鹿洞  
之風焉萍士固聞敏達傑成就者眾當是時

章貢之間墨守科舉餘罔不知有經世之學  
比康子冬士鑑奉命視學若邦懷世變之  
各涯勛諸生以致用而淮表江翰錄衆藝萍士  
之翹然秀異者甲於列郡皆太守所陶成而  
尉薦者也萍與湘之醴陵接壤光緒中葉武  
進盛尚書度地勘礦創興煤利實肇端於  
萍鄉事非徑政羣情疑沮朝廷既未復專  
官大吏又昧於遠圖萍煤轉輸由湘以出洞庭  
湘之人士時尤拒行新政太守獨以一縣令搆

柱其間毅然與當事者次第規畫拓礦  
開築鐵道闢人民之曩疑便工師之往來利  
源既開成邑咸聚微夫識力堅卓高掌遠蹠  
洞明世界之大勢樹立漢治之初枕烏能有  
此百年闕遠之謀哉王鑑既獲交太守書問  
往還冬虛月癸卯秋將還 朝亟以人才上薦  
會豫按湘按交章彙列治狀得 旨併案  
送部引見 特擢知府補河南之彰德中間一  
權歸德凡所施設崇實黜偽宣統初元引

疾去官僑居秦中以先人之邱壟在烏海宇  
鼎沸遂下陽九與太守重見京師握手歎  
歎愴懷君國士鑑既奉親歸里太守亦至  
杭州預修浙江通志曾不再稭遽捐館舍所  
纂通志釐金稿本與五餘讀去塵隨筆  
公子鼎梅已付剞氏今年復尋緝遺文釐  
為八卷校印將竟鼎梅以弁言屬諸士鑑  
竊念二十年来道義文字之交同遭國變  
棲隱鄉園相知之深蓋每逾於士鑑者乃

舉昔年興學治礦之成績告諸當世  
至其女導源徑術剴合治古雖未克去有  
造於世然流被演迤歷久益著方之古之循  
良殆在愧色鼎梅學行淵邃能傳母業他  
日言越中學派者必將首舉君家垂輝  
典鐫已甲子孟秋之月錢塘吳士鑑序



--	--	--	--	--	--	--	--	--	--

顯 考 勳 堂 府 君 遺 容  
男 秉 光 謹 照





勸堂文集目錄

卷一 經學類

易經講義

高宗伐鬼方考

在治忽解

無逸篇祖甲今古文異義

邶風柏舟篇古今諸說異同評

大雅韓奕篇梁山燕師攷

前題

闕宮錯簡說

問大學生之者衆四句呂氏解以國無游民四項本屬舉隅講章家墨守其說遂若此外別無設施試參合古今中外推廣言之

來百工則財用足論

前題

問孟子論小弁詩趙注用三家朱注用毛序而朱子作詩集傳又與注孟子

微異證以經文其義果孰優歟

崔嵬釋義

姬爲王妻別名解

卷二天算類

天動地靜辨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辨

閏八月無關吉凶辨

卷三史論類

歷史講義

書魏孝文帝本紀後

駁五代史帝梁議

宋太祖金匱之盟論

卷四序跋類

翟廣文讀孟會心記略序

重刻天傭子集序

重刊孟晉齋集序

訓俗遺規輯要序

河南高等學堂講義序

湯秋史先生制義序

華夫人遺集序

任齋亭詩集序

萍邑觀化鄉崇賢里一圖乾村蘇氏譜序

萍鄉石觀前劉氏族譜序

白竺劉氏族譜序

譜系攷略序

萍鄉課士新藝序

萍課衍算序

浙江通志釐金門稿釐金各捐總序

浙江通志釐金門稿釐金序例

署工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胡公七旬壽序

重刻驗方新編序

五餘讀書塵隨筆序

重刻玉笥山房制義例言

萍鄉鐵路公牘序例

擬興辦浙江旅豫小學堂啓

書新學僞經考後

玉笥山房制義書後

玉笥山房制義跋

玉笥山房要集跋

跋伯兄玉笥山房要集序後

書吳向之光緒增改郡縣表後

奇器圖說書後

前題

前題

跋胡文忠公批應平坡明府稟牘手卷

課士新藝跋

爲俞戾軒中丞寫臥游圖詩意題後

卷五 策議類

整飭吏治勤恤民隱策

中國嚴禁訟師外國重用狀師各實異同辨

正風俗以何者爲先論

與婁衡峯論富強功利書

問近人創設女學堂以爲仿倣西法其實中國古時本有婦教內則一編是

其明證十五國風多係女子所作不學何以能詩試稽毛傳鄭箋并博采

西漢遺文參以宋明新說詳著於篇

兆勇補兵離營歸練議

問旗綠各營旣敝乃改募勇今日募勇之弊亦已昭然共見當用何法救之

問粵匪之亂非盡烏合其中頗有才能之人曾胡諸公堅苦卓絕經營十餘

載僅乃克之承平旣久漸忘往事近日士夫震於泰西船械之利遂謂粵

匪不足平其實諸公文集及當時紀載之書具在試尋其本末綜其大要



問泰西軍械日益求精利鈍懸殊勝負立判今日之鎗礮斷非制挺所能撻人盡知之顧何以孟子嘗言制挺可撻堅甲利兵豈聖賢之語亦有時不驗歟抑兵尚權謀不恃器械歟試綜合古今戰法證以孟子本書明晰言之

問火藥儲於城市固虞失慎薛叔耘星使欲仿西國之制存儲曠野之區果無流弊歟

釐金利弊說

江西前代礦政考

問漕糧之制河運勢不可復海運行之有年議者每以用費不貲請改爲採買舊歲甫議停運改折乃因都下米商擡價致不果行或且謂漕糧運送至京並無每名十餘兩之費嘗改折爲非計議論糾紛莫衷一是試就在國在官在民者權其利弊縷晰言之

問江西水利不外疏濬築圩二者究以何者爲急  
氣球形製用法攷

前題

問大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記稱有虞氏上陶外洋推中華爲產瓷最古之

國宋後尤成江西獨擅之利能博考中外製法以籌整頓歟

機器製造土貨大有益於中國論

中西醫學平議

卷六傳誌類

代擬兩浙輶軒續錄小傳

先妣朱太宜人事略

柯太宜人家傳

趙孺人家傳

伯姊章母顧太宜人家傳

清故誥授中憲大夫勳贈通議大夫候選道山西汾州府知府羅公家傳

代鄆邑採訪紳士擬傳稿二篇

例贈文林郎史部揀選知縣國史館騰錄段公金庵家傳

清故山西河東監掣同知陸君敘劍傳

代擬皇清馳贈中憲大夫先考菊園高府君行述

趙母郭孺人墓表

清故處士許君墓誌銘并序

清故榮祿大夫福建延建邵道武公墓誌銘并序

卷七碑記類

前宜春縣楊令君重脩宜春臺碑銘

重建安義縣廨福德祠記

吉水縣重建節孝祠記

重建袁州府治譙樓記

重脩萍鄉縣城隍廟碑記

萍醴鐵路始末記

因園記

息亭銘

鄒縣坡頭村初設小學記

卷八哀祭類 附雜作

武功山禱雨文

祭三侯張真人文

祭歸德府城隍神祈雨告

祭張益生文

代朱燮堂作祭亡室文

祭沈鄜生文

書某瞽者事

萍邑土語自稱曰頗稱人曰衡於古義有合否

讀江西闡墨評

漢書卷之九

五

勸堂文集卷一 經學類

會稽 勸堂顧家相著

易經講義 任河南高等學堂監督時作

第一節 易比諸經爲尤要 附經傳篇目

六經訂自仲尼迷而不作然詩書曰刪其字从冊从刀取舊冊而整齊之謂也

不可卒讀者或亦去之舊說有謂古禮樂曰定定與正古字通舍二代而從周定於詩三千孔子止存三百者給不可從

一尊反魯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也春秋曰修取魯史舊文而筆削之知我罪我悉聽

後人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述而近於作故亦稱作春秋焉若易則爲文王周

公之書仲尼所最服膺者韋編至於三絕寡過且欲假年十翼之著表章於經文之

外未嘗增損於經文之內蓋其慎矣故游夏不能贊春秋賢不足以擬聖也孔子獨

能贊周易後聖可繼前聖也禮樂爲當王之制有德無位弗敢僭越周易爲載道之

書斯文在茲未遑多讓乾元亨利貞爲彖辭孔子作彖傳以闡明之潛龍勿用以下

爲象辭孔子作象傳以闡明之

經象上下二篇彖傳象傳亦各分二篇乾坤二卦爲全易綱領又作文言

傳以示舉隅繫辭上傳之藉用白茅諸節下傳之困于石諸繫辭傳二篇說卦傳一

子紀述者不同且帝典王謨多係史臣載筆其出自聖人之手如無逸諸篇僅百中

之一二大雅豳風雖間有周公所作而三百篇或陳於卿士大夫或詠於勞人思婦

未可同日而語惟周易全經皆出聖人手定洵當視諸經為尤尊矣牛儒或謂卦辭

或謂卦辭又王作爻辭周公作見孔氏正義要皆出自賢人毋庸深辯始皇燔書以易為卜筮所用幸免罹災經二篇

傳十篇漢代諸儒悉出一轍至漢末乃以彖象傳文言傳分附卦辭爻辭之後或謂

始於費直踵於鄭康成但費鄭之注已亡無可徵信今十三經注疏內乃王輔嗣本

上下經王注繫辭以後韓康伯注唐代以此本列於學官詔孔氏穎達為之作疏遂通行至今宋代

晁氏有志復古朱子作本義乃復十二篇之舊上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

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明代科舉取士定用程子易傳程本與王本同兼用朱子本義永樂中修周易大

全輒割裂朱注以從程傳次序厥後坊間刻本又就大內刪去程傳獨留朱注其序

次仍依程傳而本義之面目全非矣聖祖仁皇帝御製周易折中始復朱子舊本稽

古右文之盛誠超越前王已細曲小儒不知卦辭之即象辭爻辭之即象辭而誤以彖傳為象象傳為象皆坊本誤之也

### 第二節 周易為三易之一

繫辭傳云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是八卦出於伏羲固無疑義然周禮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引杜子春云連山伏羲謂作於伏

義歸藏黃帝周禮又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注謂三易卦別之數亦同

賈疏謂後鄭即康成專以為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諸家以為伏羲畫八卦還自重之

據此則伏羲作八卦即重為六十四卦其書名曰連山而孔氏周易正義卷首第三

論云孔疏卷首凡有八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連山

歸藏並是代號周易稱周則取岐陽地名又鄭康成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

歸藏鄭志答趙商云康成與門人問答之書名曰鄭志趙商者門人之一近儒皆以為夏殷是康成亦不盡從

杜子春之說近儒雷氏介庵論連山為神農作歸藏為黃帝作而黃氏潛夫則引禮

運我觀殷道得坤乾焉謂歸藏首坤故稱坤乾諸說互有異同姑勿深辨顧亭林先

生曰文王所作始名為易而連山歸藏統名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今連

山歸藏已無傳本漢魏遺書鈔有輯本所引似亦真偽雜糅王古三墳全係偽書分歸藏與坤乾為二尤謬惟周易為聖人手訂

則治易者但當誦法文王周公孔子正不必高語羲農黃帝矣

第三節 先天圖為陳邵之學出於道家附辯河圖洛書

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述八卦方位甚詳漢唐以來初無異說至宋而忽有先天圖

附會天地定位一章以天地定位為乾南坤北山澤通氣為艮西北兌東南雷風相

薄為震東北巽西南水火不相射為離東坎西又於三畫之卦後增四畫十六卦五



畫三十二卦坊刻朱子本義卷首皆載之考此圖出於道家之陳希夷而邵康節信之稱爲先天八卦定於伏羲因各文王所演爲後天八卦然秦漢南北朝隋唐時閱千餘年何以無人道及縱有所受亦係易外別傳無關經旨是以本朝諸儒攻擊甚力至河出圖洛出書見於繫辭舊說謂河圖卽八卦洛書卽九疇而緯書中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其書至宋已亡乃僅傳此九點十點之圖又復互岐其說子華子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但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乃古者太乙行九宮法至今術士沿用不廢大戴禮明堂篇漢書律歷志已有之特未指爲洛書耳程傳及朱子本義爲功令取士之書擅長處在義理陳邵之圖雖亦附見固未可以此病程朱也

第四節 易兼不易交易變易之義

孔氏正義第一論易之三名云易緯乾鑿度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續去聲如難易之易變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張設布列不易者

也以上並節錄孔氏原文案後世讀易簡難易並爲去聲在古人止作一讀初無動靜音之分

如善善惡惡古人亦止作一讀後世以實指善惡讀本音爲靜音善之惡之讀去聲爲動音是則以易簡解易各似無不可鄭氏

謂乾坤爲易之蘊又爲易之門戶以乾坤該全易宜若可從但繫辭傳文明以易簡

分配乾坤則單舉易字以包簡字竊有未安故朱子不取易簡而別用交易一義其

言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今以諸說參

之乾鑿度所謂易者易也語意本極匱匱孔氏引周簡子仍讀易爲本音而曰易者

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張氏何氏並用此說惟孔氏則從鄭而

不從周竊謂易簡不可單稱易而交易可以單稱易周說實勝於鄭朱子乃暗用其

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聖人固有明文矣蓋不易者其體也交易變易皆其用也不

易之義鄭氏已明自毋庸再贅若交易變易理似相因而亦有區別萬物並育互相

資養此同時對待由靜而動之機也自古迄今生生相續此後先遞嬗由通而久之

勢請仍以本經證之曰往月來月往日來非交易乎寒往暑來暑往寒來非變易乎

交易爲變易之始變易爲交易之終交易爲因變易爲果交易起於一物一名變易

極於萬類萬祀則變易之義尤廣大而無垠穴居易而宮室衣薪易而棺槨結繩易

而書契今泰西所謂文明進化者聖人早以易道括之然而綱常倫理萬古不磨則

不易之理長存於天壤也寂然不動者不易之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交易之用至於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非變易之妙曷克臻此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聖人於變易之旨尤三致意焉至於日月爲易之文出於秘書說漢翻註參同契亦云非六書之本體君子蓋無取乎爾

第五節 作易本乎象數讀易可節取義理

六經皆載道之文詩寫性情則因性情以見道書紀政事述謨訓則因政事謨訓以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文也而本寓焉春秋筆削嚴謹辭旨簡質微言大義尤未易窺測要之道不虛行因文而見聖人無空談名理之書也况易象始於卦畫九六七八經有明文豈能舍象數以言易哉漢興有施氏孟氏梁邱氏之易爲今文家比數傳而後京房焦延壽之流好談災異哀平以降緯候盛行其散見於史志諸書者不免附會失實爲後儒所指摘東漢有費氏易爲古文家不立傳註卽以彖象文言傳解經最爲得體鄭康成氏亦治古文之學王肅以晉室懿親議禮制度幾欲奪高密之席而易註迄未能爭勝迨王輔嗣崛起竟以空談名理爲世所稱而西漢東漢今古文兩家傳註遂至同歸散佚重可惜已推原其故蓋由漢末荀爽九家等專言象數虞氏翻興於江左益復推波助瀾每於象外求象支離泛濫歧之又歧輔嗣乃

一掃而空之其時方崇尚老莊因卽以老莊之理詰易人情厭故喜新頓使後來居上然試思聖人果係空談名理則諸經已足垂訓何必更添一易况諸經亦非空談名理乎唐代命孔氏穎達作諸經正義論者謂易疏最下緣輔嗣既已吐棄舊說冲遠自覺無所取材依註敷衍而已伊川程氏易傳專主義理亦宋時風尙使然朱子本義頗兼言象數洵爲特識蓋嘗論之泥象數以言易固非舍象數以言易則尤非也然聖人觀象而後繫辭辭之所在未足盡意之所在讀易者見智見仁各明一義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就作易而論則先有象數而後有義理就讀易而論則象數不能悉通義理可以節取也張孝達尙書曰易道深微語簡文古訓詰禮制在他經爲精在易爲粗所謂至精乃在陰陽變化消息然非得其粗者無由遇其精者精者可遇而不可鑿鑿則妄矣又曰周易統貫天人成於四聖理須後聖方能洞曉兩漢諸大師及後代諸家皆止各道所得從無一人能爲的解定論勢使然也且陰陽無形卽使謬稱妄說無人能質其非所以通者雖少而註者最多演圖比象任意紛紜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試觀春秋時幾無人不誦詩學禮稱尙書者已少易則除卜筮外談者無多三代時易不以教學僮惟太史掌之今賴有十翼或可窺見一斑耳愚謂詩書禮樂夫子之文章也易之十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

天道不能遽知則先就切於人事者求之可矣

第六節 論漢易

漢興言易者自田生傳其徒周王孫丁寬服生各著易傳丁寬授施讐孟喜梁邱賀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說景鸞作易傳孟氏之後有注丹作易通論袁良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皆田生派傳弟子與焦氏易費氏易鼎立而三其後焦氏之易傳爲京氏東漢之末大儒馬融鄭康成荀爽等好費氏學由是費易盛行而孟氏京氏易浸微獨虞翻治孟氏爲之作注史稱孟喜傳易家占候陰陽五行書京氏亦然故二家好言災異而仲翔尤邃于象數云夫治易而攻象數猶治經而言訓詁支離穿鑿間難免矣然而規矩之爲用椅桐櫟柳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而求之規矩以外而有得者未之有也川之赴海也涓滴之源大小之流皆至于海况夫去古未遠家法井然如漢易者原本兩儀四象圖書大衍之旨依附聖經各守師說闡發微言而斥之爲糟粕黜之爲異說可乎故夫陰陽消息之理神明參兩之數九六變化之用寂思殫見窅奧精淵非後世經生所能及而宋人之言易者如晁以道古周易朱震之漢上易傳圖叢說多有取于九家自王輔嗣注行而漢易廢孔穎達疏行而古易湮于是治易者知有義理不復知有象數矣蓋嘗論

之易者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而象著焉陰陽以天地日月進退次舍而象生焉故漢人曰消息鄭氏之爻辰用事荀氏之乾升坤降虞氏之發揮旁通莫不參互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自晉干寶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之期運一一比附之易道之猥雜蓋自此始蓋干氏之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悔吝吉凶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漢人之象數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令升不知而獨取其所謂占候者以爲象然則干氏之爲漢易非漢易也昔韓宣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姬文原伏羲八卦考河洛圖書革制改物創垂憲章周公成之以傳制作者也經君易贊推象以應事而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謂之事業干氏遺乎禮樂刑政制治之大而沾沾于識數之談妖端之紀其失漢易也甚矣魏晉之際易學中微干氏疾義理空虛之僞而誤其津梁欲以一人附會之說勝之遂使後世之言易者皆漢儒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漢易之不辛而干氏之尤也

漢宋伐鬼方考

易之取象虛象也而闕自證以實事者高宗伐鬼方其一矣古占筮繇辭恆有此例

非獨周易爲然哉高宗嘗筮得此爻未可知也王輔嗣注空談義理未嘗指高宗何人鬼方何地孔疏稱高宗爲武丁而鬼方亦無所詮釋今欲實徵其事切指其地自當以漢儒之說爲斷獨是漢儒易注今悉不傳李鼎祚集解於此經引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又引干寶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北方國也高宗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坎當北方故稱鬼云云按虞雖在輔嗣前已入三國干則更在輔嗣之後惟乾鑿度云孔子曰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威德旣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據以校易勸德也此說於實事虛象兩得其義最爲明白曉暢雖緯候起於哀平或疑依託要是漢儒遺說又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云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又五行志云武丁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並以高宗伐鬼方爲實事按史記殷本紀於武丁事僅據書序得此可補其闕矣顧漢儒又有以伐鬼方事屬湯者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

方蓋武丁爲中興之主其朝諸侯有天下皆以復湯之舊商頌謂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卽匡蔡之所本也其漢代文字用鬼方者則有揚子雲趙充國頌云鬼方賓服罔有不庭班孟堅典引云威靈行乎鬼區王符潛夫論救邊篇云鬼方之伐非好武也又邊議篇云殘破三輔覃及鬼方其諸家訓釋鬼方之義者則易釋文引蒼頡篇云鬼遠也詩大雅覃及鬼方毛傳鬼方遠方也應劭漢書音義李賢後漢書注並云鬼方遠方也文選班固典引蔡邕原注鬼區絕遠之區也李善曰鬼區卽鬼方也顏師古漢書注於趙充國傳則云言其幽昧也而五行志則云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綜以上諸說是訓爲遠方者最多且古又與乾鑿度相合似可謂塙詁矣然高宗興師征伐必實有其地且用兵至三年乃克必爲強國詎得泛指爲遠方故師古於五行志獨言國名與虞氏易注同竊謂鬼之爲遠正鬼方所以得名之由訓遠與訓國名實非有異也大戴禮帝繫姓篇陸終娶於鬼方氏是鬼方爲唐虞以前舊國世本與大戴禮同宋衷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李善據以注文選蓋以趙充國所伐者正是先零枹罕之羌後漢書章帝紀有司上孝明帝廟號亦云克伐鬼方開道西域范蔚宗本此故作後漢書西羌傳直云高宗伐西羌鬼方三年乃克兼取竹書紀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爲證李賢注又歷引紀年原文以明之太



平御覽七百九十二西戎總敘第一條卽引周易高宗伐鬼方注云鬼方西羌也雖未載明誰氏之注而旣非王注其爲漢儒逸注可知是兩漢人皆以西羌當鬼方絕無異說于今升獨以爲北方國者以卦象言之非別有依據也厥後承譌襲謬唐書及明一統志遂有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之語殆不足辨矣至於高宗伐荆楚之事自毛詩殷武傳箋而外經史俱無明文按商頌五篇齊魯韓詩皆以爲正考父所作美襄公之詩史記宋世家載其事羅泌路史嘗主其說近儒魏默深亦謂長發殷武鋪張揚厲與魯頌同遠不及周頌之簡樸決非殷人手筆據彼殷武奮伐荆楚卽指齊桓召陵之師宋襄之父桓公與有力焉鄭箋以歲事來辟爲責楚不修職貢不僭不濫爲斥楚不應僭王乃闢用三家之說是論極有至理毛傳解殷武二字爲殷王武丁殊爲迂曲以經文次之首章但美湯孫不能定爲何世次章則上溯成湯故匡衡以成湯立說朱子集傳始合伐鬼方與伐楚爲一事亦因高宗別無伐楚之證不得不以鬼方當之也惠定宇篤信漢學而於此經乃從朱子者蓋因誤信竹書紀年之故不知今本紀年乃明代人僞撰已非蔚宗章懷所見之舊本其文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所稱次于荆顯與范書不合此外自帝相以迄季歷凡涉西戎之事無不與范書同蓋范本采紀年以修